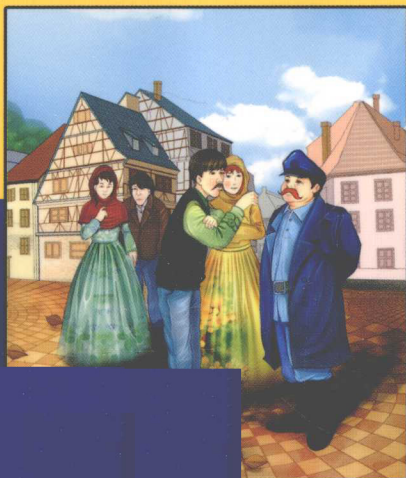


名家名译 插图本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WENXUEDASHIDE DUANPIANXIAOSHUQI



契诃夫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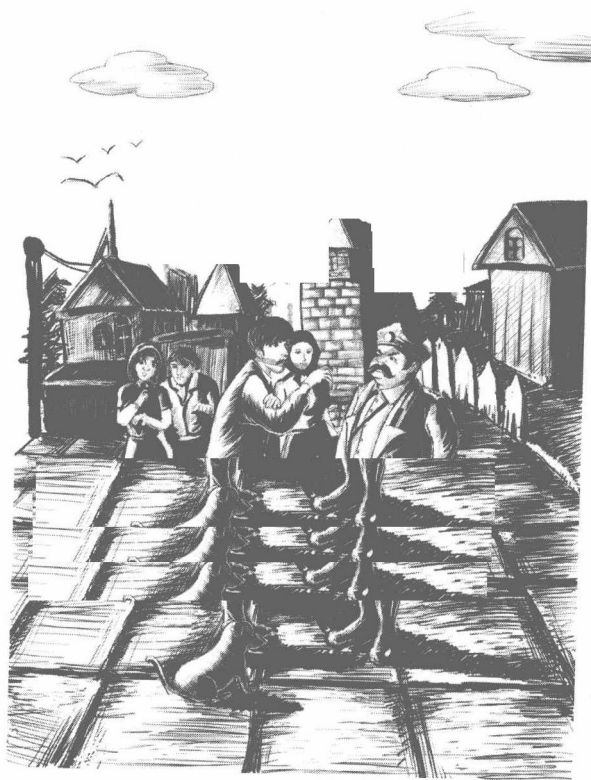
[俄] 安东·巴普洛维奇·契诃夫◎著

李辉凡◎译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契诃夫卷

〔俄〕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著 李辉凡译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契诃夫卷 / (俄罗斯) 契诃夫著; 李辉凡译.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2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ISBN 978-7-5304-4479-5

I. 契… II. ①契…②李…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8533 号

契诃夫卷 (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策 划: 邹艳霞 廖 珊

译 者: 李辉凡

作 者: [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插 图: 夏末工房·赵程程

图文制作: 夏末工房

责任印制: 张 良

责任编辑: 郑京华

出 版 人: 张敬德

出版发行: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直门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话传真: 0086-10-66161951 (总编室)

0086-10-66161952 (发行部传真)

0086-10-66113227 (发行部)

网 址: www.bkjpress.com

电子邮箱: bjkjpress@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市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4-4479-5/I·104

定价: 20 元

京科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京科版图书, 印装差错, 负责退换。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僚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

——契诃夫

困境中的坚持与智慧

——对《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
书系的感言与祝愿

柳鸣九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文学大师的短篇小说集》书系，要我为它写一篇总序。写总序，不敢当，对此事的感言与祝愿倒还有一点。

今天，科学技术界人士有兴趣涉足人文领域并有所作为，在我看来，似乎不失为一件“新鲜事”。现在的中国，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受到了崇高的礼赞，这无疑对改变中国面貌是很有意义的好事。但对一个成熟而完善的现代社会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文文化的发展无疑需要有一定的平衡与协调，如果有所失衡，必然会出现技术至上、物质横流、精神倾滑、人文萎缩的弊端，终归对社会、对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的完善发展是不利的。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有识之士与高人，从来就非常重视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我们知道，中国科技界的权威钱学森就一贯对文化艺术有热切的关心与不衰的雅兴，至于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里那些百科全书式的巨人达·芬奇、歌德、狄德罗，无一不在人文文化与科学技术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总之一句话，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自身的全面完善发展，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是两大不可或缺的营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推出这个书系的立意颇为可取。

世界文学是人类一个珍贵而丰富的精神宝库，这里有着成千上万件稀世珍宝，在人类文明传承过程中，在人类文化艺术欣赏活动中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文学类出版社包括一些非文艺的专业出版社不断从这宝库中提取珍品精品予以推陈出新，正是一个国家文化欣欣向荣的标志之一，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以自觉的意识参与进来，并力求系列化，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在“系列化”的问题上，他们显然费了一些心思，简单说来，那就是四个字：“选大取小”。

他们的“选大”，就是入选的作家均为世界文学的大师级巨匠，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都德、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十个作家，无一不是人类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取小”，就是选这些大家的“小作品”——短篇小说。要知道，这些作家各自都有自己的“长篇巨制”、“皇皇大作”，出版社要想求全，一是规模过大、编选的全面难控，二是制作起来要“大投入”，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与大量的人力。因此，应该说，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选大取小”，此举是颇为聪明、颇为取巧的，值得欣赏。

还应该看到，“小作品”也有其特定的优势，小中见大、小中有大，其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内涵容量并不小，特别因为要在短小的篇幅中容纳更多更深的内容，也就更需要集中、概括、浓缩、锻造，因而在艺术形式上也就更为精练、精致，这正是艺术精品创作的根本之道。现在，陈列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的精品。而精巧的东西，如同钻石一样，更耐看、更经久、更值得玩味，我相信它们会得到世界文学老读者群与新读者群的喜爱，而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喜爱。那些短小精悍的文字，行云流水的语言，让孩子们不仅读得痛快，同时也在美的国度里深受教益，让孩子们在文字之美与思想之美中长大，是我们前行的巨大动力。

当然，在我看来，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聪明与机巧，恐怕也是环境与情势所决定的。不可否认，由于电视与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文字阅读的地盘已经大大地缩小了，何况在人们的文字阅读中，如何炒股、如何应聘、如何烹调、如何美容之类的书还要占去相当大的份额，人们阅读有深度的人文作品、大部头文学名著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且，“看图识字”的趣味又在一部分读者中间越来越明显。大环境如此，出版社面向市场与读者，势必要采取机巧的策略，选取文学中的“轻工业品”提供给书市上的“上帝”，谁都知道“轻工业品”比“重工业品”回收资金要快。我想，如果人文书籍市场的客观环境更好一些，出版社举事的规模与力度，一定也会更大一些。

“选大取小”既是一种人文执着与出版机巧，也是一种无奈，是人文困境中的坚持与智慧，但这仍然是一份送给成长中的孩子们的不错的礼物，因此值得对它说一声：“一路走好！”

2009年9月

译 序

李辉凡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19世纪末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生于小商人家庭,1884年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曾行医多年,1896年到过库页岛,对那里的流放居民进行调查。这些活动对他的文学创作都有良好的影响。1901年他与一位女演员结婚,1904年因肺病医治无效去世,年仅四十四岁。

契诃夫一生短暂,但成就辉煌。他虽然学的是医科,却从小酷爱文学,早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大学毕业时他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他是一位多才多艺而且多产的作家,尤其以写中短篇小说著称,也正是以其精妙绝伦而又朴实无华的短篇小说跻身世界经典作家行列。他还写有一系列享有世界声誉的优秀剧本,如《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樱桃园》等,被誉为卓越的戏剧革新家。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有一颗玲珑剔透的灵魂,忧国忧民,对专制制度无比痛恨,对小市民习气无限仇视,他以文学为手段,通过对旧俄民族文化心态的剖析和批判,唤起民众对醉生梦死、半死不活的生活的憎恶,恳切告诫人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本书根据青少年读者的特点选译了契诃夫十余篇短篇小说,其中大多是具有较高艺术成就的著名作品,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也是19世纪末俄国文学中的精华。契诃夫的创作

时期，正是俄国历史大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黑暗势力猖獗，社会气氛令人窒息，处处是庸俗、落后、反动，另一方面是俄国工人革命运动兴起，人心思变。他的作品正是这一急剧转变的社会生活的写照。

契诃夫的早期作品多为讽刺幽默小品，但也不乏内容深刻、形式新颖的佳作，如《迟迟不开的花朵》、《一个文官之死》、《变色龙》等。《迟迟不开的花朵》描写一位破落贵族家庭的小姐的爱情悲剧，极其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末俄国社会大变动的生活现实。《一个文官之死》和《变色龙》则既是讽刺小说，也是写实之作，前者写某庶务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一位大官的秃头上，从而大难临头似的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一命呜呼；后者则勾勒了阿谀权贵、见风使舵的沙皇鹰犬的丑恶嘴脸。两篇作品都有力地揭露了沙俄官场的百般丑态和黑暗。《戴假面具的人》也是一篇讽喻小说，披露某些知识分子先倨后恭、软弱虚伪的真面目。

《苦恼》、《万卡》、《渴睡》、《牡蛎》等几篇是契诃夫的中期作品，作者已从嘲讽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劳苦大众的关注，传达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小人物的悲惨处境及其无声的呻吟，并寄予了满腔的同情。《苦恼》中，马车夫的小儿子死了，他心里极度悲伤，却无人愿意听他倾诉，他只好对自己的老马去诉说。《万卡》等后几篇作品反映的是少年儿童的悲惨命运。九岁的万卡没有父母，由爷爷领他到一家鞋铺当学徒，在那里他挨打受骂，过着“比狗都不如”的暗无天日的生活。《渴睡》也是写一个小姑娘当保姆的悲剧故事。十三岁的瓦丽卡在一个老爷家当保姆。她白天干各种繁重的杂活，马不停蹄地东跑西颠，晚上照看婴儿的摇篮，还挨打挨骂，婴儿哭闹不停，她得不到一分钟的休息，最后被折磨得精神失常——把婴儿掐死了！《牡蛎》写一个八岁小孩与失业的父亲沿街乞讨的惨状。小孩子饥饿得失去常态，在半昏迷状态中做了

一个吞食牡蛎的梦。读这样的作品，不能不令读者为之心酸，为之动容。

契诃夫写过不少青少年题材的作品，除上述几篇外，还有《坏孩子》、《两个男孩》、《乞丐》等。这些作品表现的虽不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却也是现实生活中十分常见、极其真实的问题，对于教育孩子、把孩子引上正道，具有现实而又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可以说明，契诃夫的创作题材是多么宽广，视野是多么开阔。

《套中人》、《醋栗》、《姚内奇》、《宝贝儿》等则是作家的问鼎之作，其最大特点是具有更直接的针对性和更深刻的批判性。这些作品更集中地批判揭露了庸俗、空虚、无为的生活态度。《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是一切保守落后的顽固分子的典型；《姚内奇》里的同名主人公和《醋栗》里的尼古拉等都是跌进了空虚无聊、庸俗猥琐的染缸里的俗物。《宝贝儿》中的奥莲卡也是一个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主见、只满足于小市民幸福的女性。作品除了鞭笞这些庸人俗物外，还发出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呼喊（《醋栗》）。尤其是一些晚期作品中还出现了一种新人的形象，例如《未婚妻》中的娜佳，当她觉悟到自己过的是“无所事事的、毫无意义的生活”时，毅然地告别了庸俗、卑微的过去，勇敢地走向新的生活。

契诃夫作品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真实、朴素、幽默。他把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看做是艺术的最高标准。他的作品取材于平凡的日常生活，表现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内容深邃，文笔精练，形象鲜明，语调舒缓，诙谐风趣。正因为如此，契诃夫小说的读者不分民族，没有国界，而且老少皆宜，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变色龙…1
一个文官之死…7
戴假面具的人…11
苦恼…18
万卡…25
渴睡…31
牡蛎…40
两个男孩…45
坏孩子…54
乞丐…58
套中人…65
醋栗…82
姚内奇…96
宝贝儿…120
未婚妻…135
迟迟不开的花朵 …159
契诃夫小传：孤独的医生…211

变色龙

奥丘梅洛夫警官穿着新的军大衣，手里拿着一小包东西，穿过集市的广场。他们后面跟着一个棕黄色头发的警士。警士提着一篮子盛得满满的没收来的醋栗。周围一片静寂……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小铺子和小酒店敞开的大门，沮丧地面对这个世界，就像是一张张饥饿的大嘴。店铺附近连乞丐都没有。

“可恶的东西，你竟敢咬人！”奥丘梅洛夫忽然听见有人说，“伙计们，别让它跑了！如今咬人可不行！捉住它！喂……喂！”

响起了狗的尖叫声。奥丘梅洛夫朝那边一看：一条狗正从商人毕丘金的木柴场里蹿出来。它用三条腿在跑，边跑边不断地回头看。有一个穿着浆硬了的花布衬衣和开襟坎肩的人在后面追赶着它。他身体向前一倾，扑倒在地，抓住了狗的后腿。再次传来了狗的尖叫声和人的喊声：“别让它跑了！”从小铺里探出一张张没有睡醒的脸孔。很快地在木柴场门口便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好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

“长官，好像是出了什么乱子！……”警士说。

奥丘梅洛夫做了个向左半转弯，开步向人群走去。在木柴场门口他看见了上述那位穿开襟坎肩的人站在那里，他举





起右手，把血淋淋的手伸指给群众看。他那张半醉的脸让人一看就明白他很激动：“我要剥你的皮，坏蛋！”而且那手指本身就是胜利旗帜的见证。奥丘梅洛夫认出这个人是金首饰匠赫留金。在人群中央的地上坐着这场乱子的肇事者——一条白色灵猓狗崽，它尖脸，背上有一块黄斑，两条前腿叉开，浑身颤抖，在其含泪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苦闷和恐惧的表情。

“这里出了什么事？”奥丘梅洛夫钻进人群里，问道，“你们在这里干吗？你伸着手指干吗？……谁在叫喊？”

“长官，我走着路，没有招谁惹谁……”赫留金用拳头顶着嘴咳嗽，开口说：“我跟米特里·米特里奇正在谈买卖木柴的事，突然，这头畜生竟无缘无故地咬了我的手指……对不起，我是要干活的人……我的活儿是很细致的，得给我赔偿才行。也许我这个手指一星期都不能干活了……长官，在法律上也没有这一条，说是人被畜生咬了还得忍着……要是人人都遭狗咬的话，那就不如不在这世界上活了……”

“哼！好吧……”奥丘梅洛夫严厉地说，咳嗽着，皱了皱眉头，“好……这是谁家的狗？这事我不会不管。我要给那些放狗咬人的人一点颜色看！现在该管一管那些不愿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了！等这个恶棍被罚了款，他才会晓得，把狗和其他野牲口放出来会有什么后果！我要给他一点厉害看看！……叶尔兑林，”警官对警士说，“你去打听一下，这是谁家的狗，给我报告！这条狗必须杀掉，不得拖延！它大概是一条疯狗……我问你们，这是谁家的狗？”

“这好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狗！”人群中有一个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叶尔兑林，你将我的大衣脱下来……不得了，天气真热！大概就要下雨了……只是我有



一点不明白，它怎么会咬你的呢？”奥丘梅洛夫对赫留金说，“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吗？它很小，而你呢，却是身躯魁梧、体格健壮的人！你的手指大概是被小钉子扎破了，后来却想出了这一招：勒索人家一笔钱。你呀……谁都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可了解你们这些魔鬼！”

“他，长官，他为了取乐，把手卷纸烟打在狗的脸上，而它也是不好惹的，就咬了他……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看都看不见，你为什么胡说呢？长官是聪明人，他明白谁胡扯，谁在上帝面前凭良心说话……我要是说谎，就让调解法官审判我好了，法律都有条文……如今大家人人平等……不瞒你说……本人的弟弟就在宪兵队里……”

“别扯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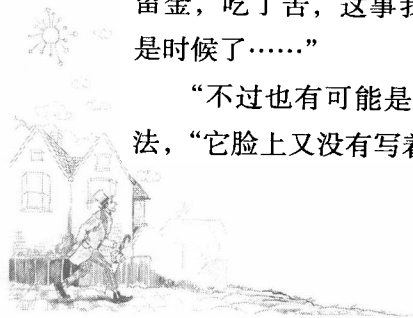
“不对，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士庄重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样的狗，他家的狗全都是大猎狗……”

“你了解得准确吗？”

“没有错，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的狗都是些名贵的良种狗，而这条狗，鬼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论是毛色还是模样……完全是下贱货。他家会养这样的狗？你有没有脑子啊？在彼得堡或在莫斯科这样的狗要是被人碰到了，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他们才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会儿就叫它断气了！你，赫留金，吃了苦，这事我不会不管的……需要教训他们一顿！是时候了……”

“不过也有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警士说出自己的想法，“它脸上又没有写着字……不久前我在他家的院子里就见



过这样的狗。”

“没有错，是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说。

“哼，叶尔兑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好像起风了……我觉得有点冷……你把这条狗带到将军家去问问他们。你就说，我找到了这条狗，把它送来了……你对他说，以后不要再放它出来了，也许这是一条名贵的狗，若是每个猪猡都把纸烟往它鼻子上扔的话，那么不久就把它毁了。狗是一种娇弱的动物嘛……而你，蠢货，把手放下！用不着把你那个荒谬可笑的手指摆出来！是你自己有过错！……”

“将军家的厨师来了，我们问问他吧……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到这里来！你看这条狗……是你们家的吗？”

“乱猜！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狗！”

“那就不用多问了，”奥丘梅洛夫说，“这是条野狗，不用多说了……我既然说它是野狗，那它就是野狗……杀了它就是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的，”普罗霍尔继续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他不久前来了。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灵挺，但他哥哥喜欢……”

“他哥哥真的来了吗？符拉季米尔·伊万内奇来了？”奥丘梅洛夫问道，脸上露出了动人的微笑，“主啊，你瞧，我还不知道呢！他要来住些日子吧？”

“他要住些日子……”

“你瞧，主啊！……他想念弟弟了……而我还不知道呢！那么这是他的狗？我很高兴……你把它领回去吧……这条小狗还不错……挺伶俐的……它把这人的手指头咬了一口！哈哈！……好啦，你干吗还颤抖？嘟噜……嘟噜……小滑头



生气了……少有的小狗崽……”

普罗霍尔呼唤小狗，带着它离开了木柴场……那群人则对赫留金哈哈大笑起来。

“我以后再收拾你！”奥丘梅洛夫对他威胁说，一面把大衣裹紧，沿着集市广场，径自走了。

